



王統照文集

I217/56

王统照文集

第一卷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济南

王 统 照 文 集

第 一 卷

*

山 东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山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山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潍 坊 厂 印 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9印张 4插页 412千字

1980年12月第1版 198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000

书号 10099·1437 定价 1.85 元

出 版 说 明

这部文集编选了作者毕生重要的文学著作，按小说、诗歌、散文、杂文等体裁和著作年代分六卷编辑出版。第一卷短篇小说；第二卷短篇和中篇小说；第三卷中篇小说；第四卷诗歌；第五卷散文；第六卷杂文。作者的剧本，翻译的诗歌和小说等本集均未收入。

D125-2/05

第一卷说明

本卷收短篇小说集《春雨之夜》、《霜痕》、《号声》、《银龙集》。

《春雨之夜》收集了二十篇从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三年间的短篇小说，曾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

《霜痕》收集了一九二三到一九二四年间的八篇小说，一九三二年九月，由上海新中国书局出版。

《号声》收集了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七年间九篇小说，曾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由上海复旦书店出版。一九三三年又增入了末后两篇，共十一篇，但因故未能再版。

《银龙集》收集了一九二四到一九三六年间的短篇小说十一篇。一九三六年八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作为《文季丛书》之二十三。

序 言

田 仲 济

我们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老诗人、小说家王统照同志逝世的第二年，拟出版他的文集，大概由于过去文学研究会的诸前辈，一般都年事已高且工作较忙，最后这编辑的任务就落到我身上了。诗人比我长十岁，我是一直作为长者尊敬他的。他的著作，诗歌、小说、散文……等，虽然我曾读了些，但数量既不多，理解也不深。建国后我们在一地工作，接触多了，可又由于都忙于自己的工作，很少谈及到各人的创作问题。这次，对于他的作品接触得一多，使我吃惊的是过去对于他的理解是多末肤浅！也许这情形不仅限于对他一个人是如此吧？想到这里就更怅然了。

“……一贯的印象是：谦虚、淳朴、恳挚，……我是非常尊敬、怀念这位前辈的。”几个人的来信，说出了这样几乎一致的话；几个人的谈话，也表达了这样几乎相同的看法。就是这末一位谦虚、淳朴的长者，在年轻时曾是五四运动的活跃分子，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还在学习期间于一九一八年就编辑过《中国大学学报》，一九一九年主办过《曙光》月刊，一九二三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讲学，他担任过翻译。那真可说是峥嵘

岁月少年时了。

诗人的文学创作的总字数不止四百万言，可惜有的散失了，例如他的旧体诗绝大部分，约一千五百首左右遗失了。他使用的文学形式是多样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更有大量文艺评论和文化评论，这是他作品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诗歌中有白话诗旧体诗，白话诗中他试用了包括歌谣等各种形式。有的有韵，有的无韵，有的对话式，有的独白式。旧体诗，五言、七言、古风、民谣，他也都采用了。小说的题材极为广阔：官僚、地主、工人、农民、妓女、暗娼、僧道、隐士。他又善书法，他的书法不是清秀华美，而是遒劲凝炼，力透纸背，具有深厚的功夫。他不象同时代的有些作家，为自己的生活所局限，只写“身边琐事”或只作“自我的表现”。这说明了他在文学创作上并没受他的出身和生活的局限。而是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寻求。在新文学运动中，他是有所建树，有所成就，有所贡献的。所以国家出版部门于他逝世后，决定为他出版文集。

从一九六〇年起，将《文集》陆续编迄，交给了出版社。不久，十年浩劫就发生了，文稿几乎全部散失，万幸的是作者生前亲自整理的一部分手稿和剪存的报志大部分保存下来了，这给今天重新编辑工作带来了不少方便。不然的话，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二

我们的诗人是新文学运动以来，以创作实践来充实新文学宝库最勤奋最努力的作家之一。但他开始写作则是五四运动以前的事，这与他幼小时节就于夏夜的月下，冬令的炉旁，经常听《西游记》《封神演义》以及《聊斋志异》等书的故事，以

及十岁左右就耽读这类小说是有关的。一些美丽奇异的故事，如《珊瑚》《婴宁》《凤仙》《胭脂》等，曾深深引动着他的感情。甚至第二次革命那年，他试着写了章回小说《剑花痕》，这说明引他走上创作道路的，是民族的传统的文艺。自然，逐渐地也接触了当时颇为流行的林译小说。中学时期，除了《小说月报》、《妇女杂志》，更接触了《新青年》，这就引起他读新书，创作新文艺，把旧文艺、旧书和那些书中反映的旧思想逐渐丢掉。这时他已到北京读大学，他读的是外国文学系，这对他汲取外国文学的滋养给了很大的方便。因此他以后翻译了不少欧美的诗文。

新文学运动开始的时期也正是西方各种思想传入我国的时候。《新青年》提倡科学和民主，达尔文的进化论，易卜生的问题剧在国内流行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唤醒了全国的青年学生，沐浴在欧风美雨中，力求改变生活的现状。要求个性解放，政治民主，婚姻自主。在人生观、宇宙观上，遇上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不少人追求人生的目的与价值，在文艺上则问题小说流行起来。文学研究会作家群中，我们的诗人及谢冰心、叶圣陶、黄卢隐等，在开始的时候都是问题小说作家，尽管对于人生的看法不完全相同。谢冰心在《斯人独憔悴》《超人》等短篇中，很明显地是在探索“人生究竟是什么”，支配人生的是“爱”还是“憎”？她的回答是世界上的人“都是互相牵连，不是互相遗弃的。”黄卢隐的《一封信》、《丽石的日记》，同样提出了“人生是什么”的问题。在《海滨故人》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在追求“人生的意义”。然而这些热情耽于空想的青年，不是负荷着几千年封建传统思想瞻前顾后，就是只在苦闷彷徨无所适从。诗人回答这个问题是强调了“美”和“爱”的作用，而又

认为两者是一致的，是“交相融而交相成”的。在《微笑》中，他歌颂了“爱”与“美”可以改变人生的伟大力量。一个年轻的小偷在牢房里于无意中得到了一个女犯人的微笑，这微笑是广博的爱人类一切的慈祥的微笑。于是这青年被这“微笑”超度了，在他刑满出狱后变成为一个勤苦的工人。《沉思》则说明了“普遍于地球”的“烦闷混扰”的人类所以未能得以“乐其生”而“得正当之归宿”的原因。也可说它是从反面说明了作者这个“理想”。自然，这不能说这是这时期他的思想的全部，他一九二二年已写了《湖畔儿语》，一九二三年已写了《生与死的一行列》。不仅他的诗歌、散文这时期所反映的并不全是这种思想，更直接反映他思想感情全貌的，应该说是他这时期写的许许多多的论文和杂感，从这里反映出的是他对社会改革、女子解放、婚姻自主等问题都是颇为关心的，都表现了他的观点和理想。他的观点和理想并不完全象那两篇作品所反映的那末天真和单纯。

这种人生的美丽的理想，若说诗人曾有过的话，实际在他创作历程中的存在是为时极为短暂的，具体地说仅是他的《春雨之夜》的时代罢了。更确切地说，仅是《春雨之夜》的前期罢了。到他于一九三一年结集一九二三、四年的几篇小说，名为《霜痕》时，在序言中已表明这美丽的理想早已破灭了，而且感到了“十年前后的作品不但是无力量而且只看到人生一面”。“那时青年多构成一个空洞而美丽的希望寄存在未来的乐园之中，然现实的剧变将大家的梦境打破了。除却作生的挣扎外一切空虚中的花与光似都消没于黑暗中去。”这里的“花”与“光”，也可以理解为他初期说的“美”与“爱”，但打破梦境的应该说不是“现实的剧变”，那时现实还没有“剧变”，而是他的认识不

同了。从理想渐渐走到了现实。

“花与光的追求却使他们战栗了。”“一个人跳不出苦闷的生之‘法网’”。“希望止是空虚中的烛光。”一句话，从理想走向了现实，认识到人生的另一面了。其实，以前认识的那一面也并没认为真的达到了“爱”与“美”“交相融而交相成”的程度，更从未显示出其“改变人生的伟大力量”。“微笑”似乎在人生中发挥了它的作用了，然而这微笑的来源，那个“爱”与“美”的化身，美丽的女犯人，却是“终身监禁”，这象征地说明了“爱”与“美”的化身还没有“自由”，那人生的“爱”与“美”的境界自然就难以实现了。这说明从梦幻走向现实虽是一种改变，但也并不是全然相反的改变。自然，改变到底还是改变了，“虚空的祈求打破了不少”，“也不全是轻清的叹息与虚渺的惆怅了”。“沉重的生活的威迫”成了经常的负担，于是作品中流露出“辛涩的味道”，“渐渐地觉得写作是令人苦闷的事了”。这时作者感伤的气分增多了，但诗人的热情是仍然保持的，正如他自己在《号声》自序中所说的，“我写那些文字的期间，自己的心绪沉郁苦闷也为前此所未有，没有夸大与虚浮的 Sentimental 在内，这是我敢于自白的。与民国十年左右的空想的作品相比虽然是感伤，我却已经切实地尝试到人间的苦味了”。诗人曾说，他的性格，“有时冷极，也有时热极”，这正是一般诗人常具的性格，当他“痛苦象一把铁镣，把心灵镣起来”时，于是作品成了他“自己在悒郁愁苦中的心声”。虽然这样，作者本人还是宁是喜欢那带有辛涩的略为后期的文字，所以在生前自选《王统照诗选》时，第一本诗集《童心》一篇也未收入。《王统照短篇小说选集》中虽也选入了早期的几篇，但为数是很少的。他自己曾说，“能使自己读过而微觉恋恋，或如有所失的，还是那个时期中写我

自己的生活与感受的几篇文字”。

诗人是时代的产物，诗作更是时代的产物，诗人热爱生活，忠于现实，这就使他无法不离开虚玄的美丽的“花”与“光”，而走入现实的生活，尽管现实的生活是使人颤栗的，是污秽和使人痛苦的。能说这不正是诗人的可贵处么？

我常想，设若诗人走的道路不是象他已走的这样，而是象《雪后》《沉思》《微笑》那类小说长期继续写下去，象《花影》《小的伴侣》《盆中的蒲花》那样的小诗长期继续吟下去，那在他的著作中不仅所反映的内容不会象现有的那样，他的风格也必然完全不同。我们试读《小的伴侣》：

瓶中的紫藤，
落了一茶杯的花片。
有个人病了，
只有个蜂儿在窗前伴他。
虽是香散了，花也落了，
但这才是小的伴侣啊！

有人说，新诗应当“有感情，有想象，有美之形式，蜕化诗之沉着处，词之空灵处，曲之委婉处”。^①又有人说，诗贵有诗情画意。这些话都有道理，道理就在说出诗应与散文不同。新诗产量很多，但使人铭记不忘的则不那末多了。开始给人印象较深的是周作人的《小河》、沈尹默的《三弦》，和这差不多同时盛行过一阵哲理的小诗。这类的诗作，在我们诗人的诗集中都可找到，上边引的《小的伴侣》及同样《童心》中的《虚伪》《蛛丝》等可作代表。可是诗人并没沿着这样的道路走下去。这主

^① 卢冀野：《时代新声》。

要由于诗人着重的是追踪时代的脚步，血与火的时代是和轻清纤巧的内容风格难以调和的。诗人愈拥抱生活，愈拥抱现实，自然地随着反映的内容的不同，诗人的风格也愈来愈苦涩、凝炼和浓重了。

三

倘我们随着诗人的足迹走去，在小说中从《霜痕》开始，在诗集中从《这时代》第二辑开始，使我们大为吃惊的是，诗人反映的生活是逐渐丰富多采了。从他的生活经历看，是不可能这么深，这么广的。他的家庭出身，他的生活经历，没有限制他接触面的广阔，几乎各个行业各个阶层，他都注意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他都观察到了。这在一般人是难能的。而在形式和体裁的多样化上，诗歌更胜于小说，我读后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是，比我预料的得到了更多的艺术收获。不少人感到诗人的文字不是那么一清如水，容易上口，我最初也有这样的感觉，仔细读了进去，我享受到了凝炼与浓郁的美，有些诗篇以至爱不释手了。诗人的文学语言，很相似他的生活语言，保留了家乡的方言土语，甚而某些语句的结构形式也不例外。在上海那一段时间的创作，他采用了一些上海的方言。方言土语有助于反映乡土气息，人民大众创造的方言土语，有的是极为生动、明快、活泼并形象化的，是一般书面语言所难以相比的。世界上不乏以人民大众的口头语言丰富了书面语的先例，普希金就是以经过选择提炼的生动活泼的俄罗斯口头语言丰富了俄罗斯的文学语言。在这个问题上，选择和提炼的工作是不可少的。诗人对这方面的工作是做得还不够的，这一点到后期，他自己也感觉到了，从愈到后来，他作品中的方言土语就愈减少，就足

以说明这一点了。三十年代初期写的《山雨》，方言土语就减少了，三十年代中期以至上海孤岛时期，他的作品又间或使用了一些上海方言，但数量是不多的。

如上所述，是当诗人意识到“人生的尖刺愈来愈觉得锋利，对解决社会困难的希求也愈来愈加迫切”，他不再从“理想中祈求慰安”了。时间愈后，他视野就愈为扩大了，更向现实生活进行深入地分析。“对腐朽与不合理的一切，除冷讽外加以抨击”，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开始更为巨大的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象诗人说的“我国整个的旧社会在外侮内迫之下已到了‘土崩瓦解’的程度”，于是诗人的精神倾入到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北方的崩溃的农村生活中了，是这样血肉模糊、纠纷困苦的时代农村生活。尽管是主动的倾心于崩溃的农村，血肉模糊的农村骇人的现实仍使他战栗而痴呆了，“越是触感多越写不出，不能爬梳的心绪，不容易衬托出的时代的剧动，……这真是一种深重的苦闷！能够哭，能够喊叫，能狂唱，大笑，甚至于能以说几句俏皮话，或者是无次序地乱吵，一个人的苦闷还倒有所抒发，……至少他的精神上可得到暂时的快慰。”^①“我自信经过了不少现实的时代苦痛，才写成这几首力量薄弱的诗。”^②诗人说，这时他的作品是“十年间沈郁、苦闷”的宣泄，自然，内容和风格都有所转变，不同于前此的作品了。这时期的诗歌当以《夜行集》等，小说以《山雨》、《号声》等，散文以《北国之春》、《欧游散记》等为标志了。

《山雨》是诗人的力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较为坚实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代表作之一。作者在《跋》中说，他是写了

①②《这时代·序》。

“北方农村崩溃的几种原因和现象，以及农民的自觉”。那时，是《子夜》出版半年以后，也是风靡一时血与火，革命与恋爱的蒋光赤的小说的时代过去不久，这样的一部反映北方农村崩溃的小说的出现，它并没有反映当时大家最关心最注目的问题，很难称为革命文学。从形式到内容，正象它所反映的农民，是那样质朴无华，在当时没有引起更多的人的重视，没曾给它以与它内容和技巧相称的评价，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敌人是敏感的，国民党反动派深深地感觉到这个平日忠诚淳朴的作家，对他们是个危险人物了。因为他竟给他们敲起了丧钟，他明明是在说国民党的天下已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节，山雨，自然是革命的大风暴了。这就使《山雨》出版不久就被禁售，而作者就上了黑名单。我们当还记得，自一九三一年左联五作家被杀害后，白色恐怖更浓重了，此后的几年中，接着发生的是大批书籍、杂志被查封，大批革命和进步青年被逮捕。特务、暴徒到处横行：艺华影片公司被“电影铲同志会”捣毁；神州国光社被铁锤打碎橱窗，捣毁什物；良友图书公司被打碎玻璃。连外国人伊罗生编辑的《中国论坛报》的印刷所勒佛尔印刷所，也被暴徒捣毁。诗人看了当时的情势，考虑到自己处境的危险，匆匆出国前去欧洲。

《山雨》以外，这个时期创作的一些短篇可以说同样地给我们展现了一幅旧中国血肉模糊的画卷。《沉船》写出了一群衣服褴褛的农民“长守着的故乡中，从兵火、盗贼、重量的地租、赋税与天灾中带出来，……同他们的儿女、兄弟、伙伴们，要乘着命运的船在黑暗中更到远远的陌生的去处。”然而，“那外船真看得中国人比狗还贱！那末小，那末小的船只载上四五百名的搭客”，又加以遇了风浪，于是船沉了，几百口子乘客遇难了。

另一方面，诗人也有力地讽刺和抨击了荒淫与无耻。这些也正是旧社会土崩瓦解的前夕和农村崩溃的产物。如《鬼影》中的杨老官、西崽头，《司令》中的招兵司令，《银龙的翻身》中的小开等。而《游离》中的青年志刚，有正义感的退役军官站长，不但气都喘不出来，且被他们接连着活活地捉走，余下的苟活着的站长，终日叹息，不能睡觉，眼角青青的带着清瘦病容，以打发岁月。的确，社会已到了民不聊生的程度，那又怎会不土匪如毛，红枪会遍地！《隔绝阳曦》从侧面写了一个土匪的故事；《刀柄》从正面描写一个红枪会成员死在自己锋利无比的大刀下的悲剧。

我们再翻阅他这一时期的诗篇。他的声音同前一阶段不同了，诗人的心灵更深地体味着痛苦的人生，为水深火热的人民在叫苦在呐喊，为灾难重重的祖国在焦心。自然，这呼号和控诉中还杂有悲伤的喟叹。在这方面也许是《这时代》是最适于提到的一首：

这时代，火与血烧洗着城市与乡村的尸骸。

古旧的树木被砍作柴薪再不能夭矫作态。

金属弹的飞声，长久、长久征服了安静的田园，

沈落在洪流中，波澜壮阔，融合着起伏的憎，爱。

铁蹄践踏下，疫病，饥饿，战，决定的命运“活该”？

如涂蜜的温言，与饱了肚皮的伪善，抛弃在

不值钱的尘埃；尘埃下掩没了褴褛的衣衫，

包藏着战败者的骨灰在过去的足迹下长埋。

这是全诗四节中的前二节，仅仅两节，可说已够了。诗人于一九三一年夏，从东北返回，于归途中曾作过十几首旧体诗，《东北纪行》中有一首：

日日催行役，艰难念此时。

途迷往日迹，文悔少年知。

救国愁乏术，抒辞意亦疲。

低头重自省，惆怅鬓边丝！

如诗人自己说的，“眼见东北的城市、原野、森林、山河，都在敌人的铁骑下践踏着，漠漠风沙，惴惴心情，交合成一支悲哀的曲子，归途中有无限的触感。”^①这时，诗人还是充满了苦闷和彷徨，这也是当时不少的关心民族和国家前途的人，感觉到无路可走，或者已认识了出路，而信心又不足的绝大部分人的共同心情。

四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九三四年诗人的欧洲之行，扩大了眼界，增进了学殖。自然，思想开扩了，风格由凝炼趋向于豪放了。我们不应忘记，诗人是怀着一种什么心情踏上去欧洲的邮船的，我们也牢牢地记得，诗人心中是永在惦记着他血肉模糊的祖国。我们读《三月十九夜》，便理解这位旅中诗人的心情了：

繁星玄海荡空明，一线沧溟纪旅程。

海外风云萦客梦，域中锋镝苦苍生。

低吟恐搅蛟龙睡，微感能无儿女情？

独立船头思渺渺，夜深惟见乱云横。

名为旅游、访问、考察，然而诗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是痛苦的。当他倦游回国，踏上祖国海岸后，疮痍满目的大地似在苏醒了。

^① 《王统照短篇小说集·序》。

他静静地注视着，救国会，人民阵线，人们谈论的更多了起来，国防文学，人民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热烈地讨论起来。一二·九学生运动起来了，从北方的文化城，蔓延到全国各地，各个县城，农村，双一二事件发生了，文艺界共同御侮宣言发表了。这一切标志着，中华民族觉醒了。“抗日有罪”的、令人窒息、令人愤懑的罪恶的法条，被伟大的人民的力量冲破了。诗人的热血沸腾了，这就是使他的风格从深沉、凝炼趋向豪放、明快的原因。如多年阻塞的喷泉，今朝得以喷发了：

难道不是新生的原始吗？

他潜藏着生机萌发的将来！

诗人是多末耻于那种

忽一声夜炮远响于东北大野，

一片降幡挂起了古国的颜面。

他又是多末殷切地盼望那一日到来：

大家盼望真有一日，黎明，

改换过几重奴隶的生活。

这以后的诗篇，从《夜行集》、《横吹集》到《江南曲》，甚至连建国后的《鹊华小集》的旧体诗，都属于这种风格了，不过主题有所不同罢了。在苦难的时代里，大声疾呼，号召全国人民奋起，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求民族的自由和解放，到全国获到解放，他就以全部的热情歌颂新中国的成立，歌颂新社会的建设了。

说诗人这时的风格趋于豪放、明快，是和前期比较而言的，只是说有了这种倾向罢了。主要的还是保持了他凝炼浓郁的风格。他的为人是淳朴、热情、谨严、谦虚，这是他贯彻一生的性格，作为诗文的风格，是谨严的，也富有感情的，凝炼是它